

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
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
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
目不暇接的快速节奏，
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



一边是夕阳的灿烂，
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
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
『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
如今都蕴积在这套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三卷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序 谢冕 一

序 钱理群 四

小说

茅盾 霜月红似二月花(存目)

老舍 四世同堂(存目)

巴金 寒夜(存目)

沙汀 淘金记(存目)

在其香居茶馆里 三

堪察加小景 一三

张天翼 华威先生 一三三

萧红 呼兰河传 二九

小城三月 一五七

冯至 伍子胥

——从城父到吴市 一七四

张爱玲 金锁记 二二一

倾城之恋 二四一

封锁 二六八

沈从文 看虹录 二七六

路翎 财主底儿女们(存目)

饥饿的郭素娥	二八七
罗大斗的一生	三六八
英雄的舞蹈	三九八
围城(存目)	
钱钟书	
端木蕻良	
鸳鸯湖的忧郁	四〇二
早春	四〇九
骆宾基	
北望园的春天	四三一
一九四四年的事件	四四九

谢冕

序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深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 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

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

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

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三卷

小说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北京大学出版社

沙 汀

在其香居茶馆里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扰嚷不休的邢么吵吵，他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有下面几个原因：为了种种糊涂的措施，他目前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么吵吵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好多人在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是宣言了要整顿兵役的，于是他糊糊涂涂地上了一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

但最重要的是：如全市所批评，么吵吵是不忌生冷的人，什么话都说得出来的。而他本人虽不可怕，但他的大哥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动分子，并且，就是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也是对么吵吵那张嘴表示头痛的。

但么吵吵终于吵过来了。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物事都抱了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在这类人身上是找不出悲观和扫兴的。他常打着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

“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现在，他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了下去，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嚷道：

“嗨，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

他所参加的桌子已经有着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

学；前征收局的管账，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来，茶钱我给了。”

“坐上来好吧，”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

“我要那么舒服的做什么哇，”出乎意外，吵吵红着脸叫嚷道：“你知道么。我坐了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

本分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立刻觉得么吵吵是针对着联保主任说的，因为在说的时候，他看见他满含恶意地瞥了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一眼。

除却主任，那桌还坐着的有张三监爷。他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但实际上，他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尽点忠告。但这又并不特别，他原是对什么事也关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在家里是经常饿着饭的。

同监爷对坐着的是黄毛牛肉，正在吞服着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虽然并无过人之才，唯一的特点是毫无顾忌；“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哇，”他常常说，“拿得到的你就拿！”

他应付这世界上一切足以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只有一种态度，装做不懂。因此，他小声向主任说道：

“你不要管他的，”他眨眼而且努嘴，“发神经！”

“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主任发出苦笑说。

“我看要赶紧‘缝’啊，”监爷拿着暗淡无光的黄铜水烟袋，沉吟道：“另外找一个人‘抵’怎样？”

“已经来不及了呀。”

“不要管他的，”牛肉道，“他是个火炮性子。”

这时，么吵吵已经拍着桌子，放开嗓子叫了。但他的战术还停留在第一阶段上，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只是隐射着，似乎像一通没头没脑的漫骂。

“搞到我名下来了。”他佯装着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什么鸡巴入出来的：人鸡巴，狗鸡巴，你们见过狗鸡巴么，嗨，那才有兴趣！”

于是他又比又说地形容起来了。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但他是粗鲁话出名的。许多闲着无事的人，有时甚至故意挑弄他说下流话。他所

谓的“狗”是指他的仇人说的，因为主任的外祖当过衙役，而这又是方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讳。

因为他形容得太难堪了，那视学插嘴道：

“少造点口孽，有道理讲得清的。”

“我有什么道理哇！”吵吵忽然正色道，“有道理我也当什么鸡巴主任了。两眼墨黑，见钱就拿！”

“吓，邢表叔！”

气得脸青面黑的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来了。

“吓，邢表叔，”他说，“你说话要负责啊！”

“什么叫做负责哇！我就不懂，——什么人是你的表叔，你认错人了，是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对，对，对，我吃你。”主任解嘲地说，一面坐了下去。

“不是吗？”吵吵拍了一掌桌子，“兵役科的人亲自对我老大说的！你的报告真做得好呢。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是长的几个卵子！……”

他愈说，就愈觉得这并非玩笑的事。如一向以来的瞎吵瞎闹一样，他感到愤怒了。

他相信，要是半年或者一年以前，他是用不着怎样着急的，事情好办得很，只需给他大哥一个通知，他的老二就会自自由由走回来的。而且以往他就避掉过四次。但现在不同了，一切都要照规矩办了。而且更重要的，他的老二已经抓进城了。

照经验，事情一露了头，弄得县长面前去了，就难办的。他已经派了老大进城，但带回来的口信是：因为新县长的脾气还不清楚，而且一接印就宣布他是要整顿兵役的，所以他的伯父和舅父都表示情形的险恶。额外那捎信人又说，壮丁就要送进省了。

凡是邢大老爷们都感觉棘手的事，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说，他的老二只有作炮灰了。

“你怕我是聋子吧，”么吵吵简直在咆哮了，“去年蒋家寡母子的儿子五百，你放了；陈二鞭子两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头儿肖大个子还厉害，钱也拿了，脑壳也保住了，——老子也有钱！你要张一张嘴呀？……”

“说话要负责啊！那么老爷！”

主任咕嘟着，而且现出假装的笑容。

这是一个糊涂而胆怯的人。胆怯是因为富有，而且在这个边野地方，从来没有摸过枪炮的原故。这里是每一个人都能来两手的。他一直规规矩矩

地吃着祖宗的田产,在好几年以前,因为预征太多,许多人怕当公事,于是在一种策动下,他当团总了。

他明白这是阴谋。但一向忍气吞声的日子引诱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起初老是垫钱,但后来他发觉甜头了:回扣,黑粮等等,并且走进茶馆的时候,招呼茶钱的声音也来得更响亮,更众多了。

而在五年以前,他的大门上已经有了一道县长颁赠的匾额:

“尽瘁桑梓”

但不管怎样,如他自己所感觉的一般,在回龙镇,还是有人压住他的。他看得清楚,所以他现在很失悔做了糊涂事情。他老是强笑着,满不在意似的说道:

“你发气做什么啊,都不是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么?”对方反问道:“你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该搞我了,告我的密了!”

“我只问你一句!”

主任又站起来了。他笑问道:

“你说一句就是了:兵役科什么人告诉你的?”

“总有那个人呀!”

吵吵说,十分气派地摊在圈椅里面;一面冷笑着加添道:

“像还是我造谣呢。”

“不是,你要告诉我呀。”

看见吵吵松了劲,主任知道可以说理的机会到了,他就势坐向视学侧面去,赌咒发誓地分辩起来,说他是一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胆大糊涂的事情来的。

但却并不向着吵吵,而是视学们。他说:

“你们想吧,”他平摊开手,侧仰他那瘦瘦的铁青的脸蛋,“你们想,我是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他去做什么呢?难道委员长会给我一个状元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糊得圆我总是糊的!”

“你才会糊!”吵吵叹着气抵了一句。

“那总是我吹牛啊!”主任无可奈何地说,“别的不讲,就拿公债来说吧,别人写的多少,你写的多少?”

他又接近视学的耳朵呻唤道:

“连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

他之所以说得如此秘密的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想充分表示出事情的重

要性；又其一，是因为街上看热闹的人已经多了。公开宣布出来究竟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纠纷。

大约视学相信了他的话，或者被他的诚意感动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劝解道：

“么哥！我看这样啊，”他斯斯文文地扫了扫喉咙，“人不抓，已经抓去了，横竖是为了国家。……”

“这你才会说呢！”吵吵一下撑起来了：“这样会说，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送去呢？”

“好！我不同你讲。”

视学红着脸说，故意勾脑袋吃茶去了。

“你讲呀！”吵吵重又坐了下去，继续道；“真是没有生过娃娃不晓得×痛！怎么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啊；东瓜做不做得甑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的，——你个老哥子真是！”

他的形容引来了一片笑声。但他自己并不笑，他把他那结实的身子移动了一下，抹抹胡子，宣言道：

“闲话少讲！方大主任，说不清楚你走不掉的！”

“好呀，”对方漫应着，一面懒懒退还原地方去；“回龙镇只有这样大一个地方哩。往那里跑？要跑也跑不脱的。”

他的声口和表情照例带着一种嘲笑的意味，至于是嘲笑自己或者对方，那就要凭你猜了。他是经常凭藉了这点武器来掩护他自己的。而且经常弄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得。他们叫他做软硬人。

当回到原位的时候，他的助手一面吞服着戒烟丸，生气道：

“我白还懒得答呢，你就让他吵去！”

“不行不行，”监爷意味深长地说，“事情不同了。”

他一直这样坚持自己的意见是有理由的。他确信镇上已在进行一种大规模的控告；而且邢大老爷是可以左右它的；他可以使这成为事实，也可以打消它，所以联络邢家乃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何况谁知道新县长是怎样一副脾气的人呢！

这时候，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连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了。新老爷是科举时代最末一次的秀才，当了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但他的说话还是同团总一样有效。

这可见么吵吵已经布置好一台讲茶了。茶堂里响着一片呼唤声，有单向堂倌叫拿茶来的，有站起来让座位的，有的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不许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在这种热情的骚动中间，争执的双方，已经变平静了。主任知道自己会亏理的，他在殷勤地争取着客人，希望能于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则一直闷气着，这是因为当着这许多漂亮人面前，他忽然直觉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这就等于说他已经没面子了。

这镇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的，凡是按规矩行事的，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比如陈新老爷，他并不是惜疼金钱的角色，但就连打醮这种小事他也是没有份的；不然便是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快倒霉了。

面子在这里就如此的厉害，所以吵吵闷着脸，只是懒懒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爷问起他是否欠安的时候，他才稍稍振作地答道：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他一连打了一串干燥无味的哈哈。

“你瞎说！”新老爷严肃地晃着脑袋，切断他。“你瞎说！”

“当真哩，不然也不敢劳驾你老哥子动步了。”

为了表示关切，新老爷叹了口气；并且问道：

“大哥有信来没有呢？”

“他也没办法呀！”

吵吵呻唤了。但为了免除人们的误会，以为他的大哥已经成了没面子的角色，遂又立刻加上一番解释：

“你想吧，新县长的脾气又没有摸到，他怎么办呢？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又是闹起要搞兵役的；谁晓得他会发什么猫儿毛病呢！前天我又托蒋门神打听去了。”

“这个人怕难说话，”一个新近从城里回来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样子就晓得了：戴他妈副黑眼镜子……”

但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使小商人说下去。

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才好。表示高兴是会得罪人的，因为情形确乎有些严重；但说是严重吧，也不对，这又将显得邢府上太无能了。所以彼此只好暧昧不明地摇头叹气，喝起茶来。

看出主任有点焦灼和担心的神情，似乎正在考虑一种行动，牛肉包着丸药，小声道：

“不要管，这么快县长就叫他们喂家了么！”

“去找新老爷是对的！”监爷说。

这个脸面浮肿，常以足智多谋自负的没落者的建议正投了主任的机，他是已经在考虑着这个必要的办法的了。

使他迟疑的是他和新老爷的关系，与新老爷同邢家的关系的比较。他觉得差得多，并且虽然在派款和收粮上面，并没有对不住团总的地方，但在几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他的。

比如，有一回曾布客想压制他，抬出老团总的招牌来，说道：

“好的，我们在新老爷那里去说！”

“你把时候记错了！”他发火道，“前几年的皇历用不上了！——你想吓倒我不行！”

后来，事情虽然依然在团总的意志下和平解决，但他的话语也一定散播开去。团总给记下一笔账了。可是他终于站起身来，向新老爷走去。

这行动立刻使人们振作起来了，他们都期待着一个新的开端和发展。有几人在大叫拿开水来，以图缓和一下他们紧张的心情。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主任的攻势的，但他不当作攻势看，以为他是要求新老爷转圆的。但他却猜不准转圆的方式。

而且，他又觉得，在他目前的处境上，任何调解他都是难于接受的。这不能道歉了事，也不能用金钱的赔偿弥补，那么剩下的只有上法庭了。然则在一个整饬兵役的县长面前这件事他会操胜算么！

他觉得苦恼，而且一切都不对劲。这个坚实乐观的人第一次被烦扰所袭击了。

他在桌面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哼，乱整把，老子大家乱整！”

“你又来了，”那视学说，“他总会拿话出来说呀。”

“这还有什么说的呢？你个老哥怎么不想想啊：难道什么天王老子还有面子把人给我取脱手么？！”

“不是那么讲。取不出来也有取不出来的办法的。”

“那我就请教你，”吵吵依旧忍耐着说，“什么办法呢？！说一句对不住了事？打死了让他赔命？……”

“也不是那样讲。……”

“那又是怎样讲？”他简直大发起火了；“老实说吧！他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到场外前大河里去喝水。”

他愤怒地吼叫着，真像要拼掉他的命了。